



## 2018 世界戏剧日献辞

献辞人：西蒙·麦克伯尼（Simon McBurney） 英国

在距离利比亚东北部昔兰尼加海半英里处，有一个巨大的岩石掩体，宽 80 米，高 20 米。在当地方言中它被称作 Hauh Fteah。1961 年的碳元素分析表明，人类在此连续的生活了至少有十余万年。出土的人工制品中有一个骨笛，可以追溯到 4 至 7 万年前。听说这消息时我还是个孩子，我问父亲。

“他们有过音乐么？”

他微笑着对我说：“像所有的人类群体一样。”

他是在美国出生的史前学家，是挖掘昔兰尼加这处遗址的第一人。

作为本年度世界戏剧日欧洲的致辞人，我非常高兴并深感荣幸。

1963 年，我的先辈，伟大的阿瑟米勒在核战争的威胁笼罩世界的时期说过：“有人问我，在外交和政治的手腕如此有限而无力的时期，我写些什么。我想说：纤弱但有时深远的艺术务必要肩负起将人类社会维系在一起的重任。”

Drama（戏剧）这个词的意思来自于希腊语的 Dran，意为“去做”Theater（剧场）这个词来发端于希腊语 Theatron，字面意思为“看到的场所”。剧场不仅是一个我们去看，而且看到、理解、明白的地方。2400 年前，小波利克里托斯设计了埃皮达鲁斯剧场。这一露天剧场最多可以容纳 14000 名观众，它神奇的声学设计令人叹为观止。在舞台中央点燃一根火柴的声音，在 14000 个座位上都能听见。与通常的希腊剧场一样，当你注视着那些演员，你也会看到后面的景观。这不仅将人群、戏剧还有自然世界等要素立即整合在一起，还把各个时代都联结起来。当戏剧在当下唤起了过往的神话，你从舞台望去，似乎也能看到你终极的未来。自然。

伦敦莎士比亚环球剧场重建最引人注目的启示之一，也是关于视觉感受。这与光有关。舞台和观众席都给予同样的照明。演员和观众可以看到彼此。一直如此，周围你所看到的全是人。这样的结果是，我们不断被提醒，哈姆雷特或者麦克白的伟大独白，并不是独自的冥思，而是公开的辩论。

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，很多东西都难以看清。我们被更多的虚幻所包围，比起此前任何时期，乃至史前时期更甚。所有的“事实”都能受到质疑，所有的轶事都为了引人注意而称为“真相”。特别是有一种幻觉一直包围着我们。它企图将我们从真相中分离，把我们彼此分离。它就是：我们是独立的、分离的，无论是种族之间，男女之间，还是人类和自然之间。

但是，正如我们生活在分离和分裂的时代，我们也生活在巨大变革的时代。

比起历史上任何时期，人们都更具有流动性，经常在逃离、在走动、在游动（如果需要如此）、在迁徙，遍及全球。而且这只是开始。面对这个事实，这个时代所做的，如我们所知道的，便是关闭边界。建造高墙。拒之门外。孤立。我们所生活的世界，秩序专横，冷漠是流通货币，而希望是违禁品。这种专横不仅掌控了空间，还掌控着时间。我们生活的时代回避当下。它专注于不久前的过去或者不久的将来。“那个我没有，这个我得买。买到这个之后，那下一个要买的是.....”深邃的过去已被抹除。没有结果的将来。

很多人说戏剧不会也不能对此做出任何改变。但戏剧不会离开。因为剧场是一个场所，我很想说它是避难所。在此人们聚集在一起并迅速形成社群。就像我们一直所做的那样。所有的剧场都是最早期人类群体的规模，从 50 个到 14000 个灵魂。从一个游牧商队到三分之一的古雅典市民。

因为戏剧仅仅存在于当下，它也挑战着那些“回避当下”的错误时间观念。当下一刻是戏剧永远的主题。它的含义是由表演者和公众共有的行动构建起来的。不仅是此地，也是当下此时。没有演员的表演，观众就不会相信。观众不相信那么表演就不会完整。我们在同一个时刻笑。我们受感动、喘息或者震惊得说不出话来。通过戏剧我们在那一刻发现最重要的事实：我们所认为彼此之间最私密的分界，我们个人的知觉的边界，其实是没有界限的。它是一种我们共有的东西。

而且它们也不能阻挡我们。每天晚上我们都会再次出现。每个晚上演员和观众会重新组合。同样的一场戏也会被重新演绎。因为，正如剧作家约翰·伯格所说：“戏剧的深层本质是仪式感的回归”。戏剧的这个特点让它成为了那些无依无靠、一无所有的人的艺术形式，而面对被我们毁坏、分解的这个世界，我们何尝不都是无依无靠、一无所有之人呢。无论在哪里，有演员和观众的地方，故事就会被演绎，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能被重复。不管是在歌剧院还是大城市的剧场，或者是利比亚北部难民和移民的避难所，以及全世界任何角落。在这种重新演绎中，我们会总是会被紧密的联结在一起。

倘若我们在埃匹达鲁斯剧场，抬眼望去，便能在更广阔的天地中体悟到：我们一直是自然的一部分，无法从其中逃离，正如我们不能逃离地球一样。倘若我们身处环球剧场，我们会见证那些显然是私密的问题如何拷问我们所有人。如果拿着 4 万年前昔兰尼加的骨笛，我们会理解，过去和当下是不可分割的，人类社会的链条从来不会被暴君和煽动者所破坏。

### 献辞人简介：

彼得·布鲁克说：“英国戏剧有良好的光荣传统。西蒙·麦克伯尼和他的合拍剧团（Théâtre de Complicité）并不是这种传统的一部分；他们创造了自己的传统，这也是他们为何如此特别而有价值的原因所在。”

无论是作为演员、编剧还是导演，西蒙·麦克伯尼都是当今最具创意、多变和影响力的戏剧人之一。1983 年，他参与创建了合拍剧团(Théâtre de Complicité)。

从那时起，他和一批设计师、制作人、舞台总监、演员及编剧（包括共事 25 年之久的约翰·博格，于 2017 年去世）持续合作，深入研究、集体协作，并融入了他们对语言艺术的痴迷——他们坚信，戏剧的所有要素都能够说话。

无论是原创还是改编的话剧、歌剧电影，还是将经典原著重新搬上百老汇舞台，他总是不断挑战戏剧的边界。

除原创作品外，他不仅将诸如贝克特、布莱希特、布尔加科夫、迪伦玛特、尤内斯库、丹尼尔·卡姆斯、阿瑟·米勒、布鲁诺·舒尔茨、莎士比亚及鲁赞特等大师的经典作品搬上舞台，而且改编了非常多的文学作品。比如，他改编自《大师与玛格丽塔》的作品，是 2012 年阿维尼翁戏剧节的核心剧目。他最近改编并导演的作品是斯蒂芬·茨威格的《心灵的焦灼》，2016 年与德国柏林剧院合作完成。

在过去 20 年中，他的作品持续不断地对我们的生活、思考和社会协作方式在政治、社会和哲学层面上进行反思。通过令人叹为观止的戏剧效果，探索并揭示深刻复杂的戏剧理念，并将最古老的戏剧形式与最当下现代技术相结合。

西蒙·麦克伯尼以及合拍剧团（他担任艺术总监）的作品，被公认为是过去 30 年来英国戏剧巨变的推动者，并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。他获得了众多奖项，是首位获得日本读卖奖的外国人（2011 年），并于 2012 年担任阿维尼翁戏剧节的合作艺术家（Artiste Associee），并被多所大学聘为荣誉博士，包括瑞典隆德大学、伦敦都市大学、剑桥大学等。

译者：逢锦来